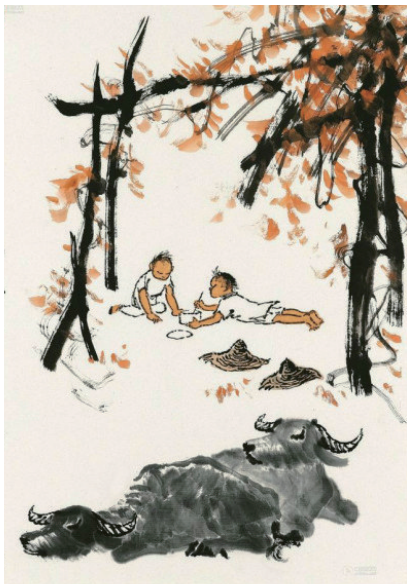


## 让匆忙变得缓慢

□张炜



苏东坡常常苦恼于无法长时间经营一间居所、一项事业，不得不努力地适应马不停蹄的生活，从长计议。他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在匆匆行旅中停留下来，以便有所领略，得以喘息。这也是让生活的褶皱得以梳理的一种方法，让匆忙变得缓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由黄州去汝州赴任的过程：不长的一段旅途竟然走了将近一年，这有点不可思议。他一边行走一边访问山水和友人，倒也惬意。这在他来说其实是常有的情形，已经成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进节奏。这在今天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既过于拖沓又为规矩所不允。除去其他不论，现代人对如此缓慢的行旅是不能忍受的，有了快船、飞机和高铁之后，我们对速度的焦虑不是减轻，而是愈来愈重。如果从甲地到乙地超过了五六个小时，对人的耐心就是一场考验，这不仅是对躯体的折磨，还有内心的烦躁。今天的人恨不得

发明一种魔法，把两地之间的所有实在都抽个干净，让其变为真空，然后可以心到身到。除了组团参加所谓的旅游，我们对于大自然、对于瑰丽的山水，基本上是无所谓的，无视其存在。

那些能够忘情于山水的人才是真正健康的，可惜这种自然属性并不属于现代人。在一个数字和光纤时代，我们正在让匆忙变得更加匆忙，而且还要一再地提速。人类经过千百年的进化和演变，关于缓慢的享受以及需求已经消失，好像所谓的进步只意味着提速，再无其他。今天，还有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将不断地加速。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却也因此而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因为生活中的各种繁琐正在加速围拢，迅速地将人淹没。我们发现自己正在陷入信息的灭顶之灾，不得不发出呼唤：让我们慢下来，再慢下来。

放慢步履，求得喘息，已成为心底的呼唤。这是生命的觉醒。

苏东坡当年这样对待速度，放大局部和细节，以抵抗时空的变形和扭曲。原来速度的提升从北宋甚至更早发生了，它一直是这样。宇宙间、冥冥中，一直都在做这种提速的奇怪游戏，将人类玩弄于股掌之间。实际上我们投入的是一个被速度改变的时空，是一场人类的悲剧。抵抗这悲剧的，好像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绝妙的方法，即诗人苏东坡的发明。这是他以自己过人的聪慧，于悲苦的逼迫中领悟和发现的，是对我们现代人的重要贡献之一。因为命运让他一生都处在急急奔赴的途中，不得安歇，不得休养生息。他一生几乎没有一个

稍长一点的居住地，自离开家乡故土的那一天，就变成了一只“不系之舟”。舟的那一端看起来由朝廷牵拉，实际上是一只更神秘的手在揪紧。

当命运之舟在人生的茫茫海上漂游，在无方向无始终的徘徊中辗转，苏东坡最初误以为自己是一只少有束缚的闲荡之舟。这是一种误解。在偶然的时刻，在被强力调转方向的时候，诗人才知道自己是一场妄测。他极端执拗，渴望自由，希望至少能够稍稍耽搁一下，以获得一点点所谓的慢生活。苏东坡甚至研究养生，还在下半生继续父亲苏洵中断的工作，开始了“三大著述”。他千方百计地让这只急速旋转的小舟稍稍停留。他对局部和细节的兴趣越来越浓烈，而且心力专注，行动快捷，每到一地或细细考察，或赶紧做事。比如他任登州太守不过区区五日，加上耽搁也不过半月左右，竟然一口气做了那么多大事，还一饱眼福，见到了最不可思议的、耳听

为虚眼见为实的“海市蜃楼”。

在倒运的黄州，他多次游荡于寺院。定惠院东边的小山上有一株特别繁茂的海棠，每年海棠盛开的时候，他必携客置酒到此畅饮，曾经五醉其下。在这段日子里，作为一名被管制的官吏，基本上没有什么政事，好像极为无聊寂寞。但由于没有公事缠身，又可以活出另一种自在、充实和饱满。他饱赏自然风光，在夜晚也兴致不减。“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夜凉。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就在这期间，他划船江上，夜游赤壁，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前后《赤壁赋》。这样的不幸落寂之期，我们却能看到一个兴致勃勃的人，一个诗兴大发的人。这种情形诗人一直保持到最后，哪怕是暮年流放岭南，也依然如此。“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慈湖夹阴风五首·二》）

我们可以想象遥远的北宋，在催促和胁迫之下，苏东坡这样一个戴罪之身究竟如何应对。他在冷寂的时候仍然被监视和管辖，许多时候拥有的自由实在不多，可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从容一些，享受时光。苏东坡用非常具体的欣悦与之抵抗，一壶酒，一块饼，几个黄柑、数枝梅花、一座山、一个村落、一位访友，甚至是一条狗、一个生灵，都会打破寂寥和禁锢。他发现时间可以在某些物象上凝固，变得宽裕和慷慨。就这样，他才没有成为一个悲悲戚戚的生命，没有在黑暗中窒息。

## 谈天说地

## 追忆

□张枫

入夜，左手边停留的是朋友寄来的一本厚厚的《死亡哲学》，翻开，可见她细密的圈注与勾划，尚未读完一页，朋友的电话就到达耳畔，诉说着哲学家对死亡的深刻理解和她对死亡的直观体悟，她认为，死亡哲学是生活中最伟大的哲学，如果世人不理解这些，注定无法生存。死亡哲学，作为学理研究，自然没有问题，然而，过分地迷恋与沉浸，将之移至现实生活，作为一切死亡的准则，我却不能接受。我还是认为，死亡，决不仅仅是堆积于书橱中的深奥哲学，更多的时候，它是生发于瞬间的现实选择。就在今天，在东北我的家乡，这片曾经遭受巨大苦难的土地上，静静地回望，我发现，有那样一些人，在生存与死亡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他们的选择英勇悲壮，更充满了生命的情感与张力，这种选择，远比书本中的哲学鲜活，高贵。

穿过历史的帷帐，我看到了1936年的赵一曼，1940年的杨靖宇，1942年的赵尚志。

他们难道不热爱生活吗？他们难道不懂得生存的可贵，生命的无价吗？赵一曼写给孩子的遗书是“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还有成千上万的我们并不知道名字的无名英烈。这样的死亡值得么？答案一定是值得！因为他们的本意并非要后人知晓，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想法简单而清晰，为正义战斗，为保卫家乡与民众而战斗，为追求和平、幸福的生活而战斗。

作为生长在东北的一名读书人，我格外怀念“东北作家群”的文字与精神。萧红、萧军、舒群、罗烽、白朗、端木蕻良、李辉英、骆宾基、马加、雷加、金人、林珏、蔡天心……二十多个闪耀的名字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创作群体。他们的视线与情感和东北的白山黑水、东北民众的命运紧紧相连，用创作和生命见证着东北的历史变迁和岁月辗转，充盈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璀璨的篇章，为东北大地构筑了永恒的文字丰碑。

理性告诉我们，文学作品具有虚构性。可是，当阅读这些用热血晕染、用生命丈量、凝聚着深沉真挚的情感的作品时，我常常难以辨别其中的差异与距离。我以为，这一定是身体里流淌着的东北人的血液、骨子里形成的东北人的性格使我们与这些文字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与认同。多年的生活经历与生存经验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我们前行的脚步，勇敢、坚韧、自信、独立是我们东北人鲜明的人格标签。

文字与历史交相辉映，虚构与现实彼此融入。在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这个特殊的时刻，我的心绪无法平复，因为追忆不只是拒绝遗忘，更是寻找、发现，是思索之后的新的追求，是向历史致敬呼应后的又一次上路！于我，手中的纸笔就是和平年代的无形利刃，铭记责任感、铭记使命感，书写正义、书写真诚是我永远的选择！

## 大家V微语

## 文化差异

□莫言

●几十年前，我记得母亲给我女儿喂饭的时候，每当地盛一口饭往孩子嘴里递，我母亲的嘴巴也下意识地张开。后来，我发现我女儿喂她女儿的时候，她的嘴巴也不由自主地张开。

●之后，我去欧洲几个国家，也特别注意观察给孩子喂食的那些母亲的嘴巴。我发现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母亲，她的嘴巴都会下意识地张开。这个细节就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基础，也说明为什么我们的艺术作品经过翻译依然能够打动人。人类的母子之爱、父子之爱等基本情感是相通的，这是艺术交流的心理基础。

●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不同，导致对人和事物的认识、看法不同，甚至会造成一些误读。尽管如此，人类基本情感是一致的，审美观念大部分也是能互相理解的。我们的作品一方面要用文学的方式表现这种文化差异和人性方面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诉诸人类基本情感，发挥文学的特长写出立体的人，以此沟通心灵。

●讲故事的目的寻找知音，不仅是中国的知音，也包括世界的知音。把故事讲好最重要的是真诚、真实。真诚是真情实意而不是虚情假意。真实不是“一毛钱等于十分”这样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情感的真实、细节的真实。这样的作品才能够被更多读者所理解，才能打动他们、影响他们。

## 那些年那些事儿

## 西瓜

□虽然

马拉着小山似的一车西瓜来到十字街，不待吆喝，人们闻风而至，聚到马车前。马喷着鼻子，温顺地立在辕中。许多只手上圆滚滚的瓜上摸来摸去，敲敲，弹弹，拍拍，掂掂。其实再掂再拍也不过是冒充内行，像我父亲，左挑右选，挑了七八个大瓜，装在蛇皮袋子里拉回家，打开个瓜，熟，就



嚼得嚓嚓响，瓜籽被它踩进粪泥。粪起出后，搁置几天，粪堆上会长出瓜秧，这些秧出来得太早，随着粪撒入地里，秧也化作了肥料。倒是出来晚的有福，它们藏在棉花地玉米地里偷偷长大，此时的棉花已打过三遍杈，专心地地开花落，结出一个又一个黑绿的棉桃，玉米有一人高，密密地叶子交织成青绿的纱帐，纱帐里点缀着深红的玉米缨子。此时人们轻易不去地里，于是瓜蔓缠绕，匍匐着开了花又结瓜，瓜还长大了。

每次，父亲把刀对准瓜的正中，务必切成对称的两半，切偏了他就叹气，表示遗憾。

瓜终于切开，像劈开一座山，分成两半轰然倒下，两个半圆各自躺在桌上摇晃。果然是沙瓤，深粉的瓤上闪出点点晶光。父亲满意地赞一声：嘿！这回买对了！他动作加快，捉住一半擦地下去，从中切开，如此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另一半块也变为八份。十六角西瓜仰在桌上，他把刀一放，我们这才能伸手，各拿一角。

父亲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三个帮工给人家干活，中午吃饭，主家端上4张大饼。其中一个二话不说，先抄了一张，卷起就吃。另两人见他不知谦让，一对眼神，心领神会，拿起一张，一分为二，每人半张吃完，又拿起余下的两张，每人一张，来了个后发制人。父亲讲这个故事是让我们知道谦让，饭再少，人再多，尽让让吃不清。每当我们四个子女对着桌上的最后一角饼互相谦让，他就念叨这一句，随后指定一人，把那角饼干掉。

他这人切得如此均匀，我们没有挑拣的余地，只能随意拿。知了高声鸣唱，风不知从何处缓缓吹来，西瓜下肚，暑气顿消。吃完一个大瓜，父亲问：“要不要再来一个？”只要有一人还意犹未尽，他就再切一个，务必要吃得满意，当季的西瓜尽情吃。他在买瓜上从不吝啬，每年换瓜都换去几百斤麦子。

父亲不在的时候，我们学着他的样子切瓜，切下蒂部，用皮擦刀，擦了正面擦反面。吃完西瓜收拾桌子，瓜皮扔进猪圈，扫起的瓜籽也扔进去。瓜皮被猪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张红宇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

零售  
 专供报

